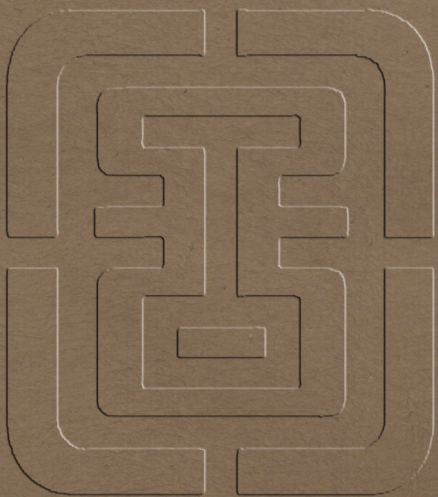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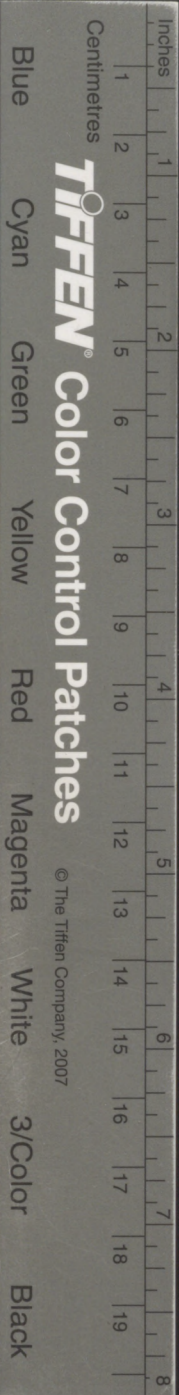


1172



攻
媿
集

一四



Blue

Cyan

Green

Yellow

Red

Magenta

Whit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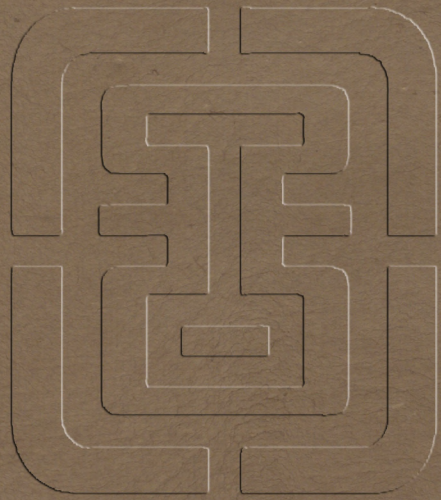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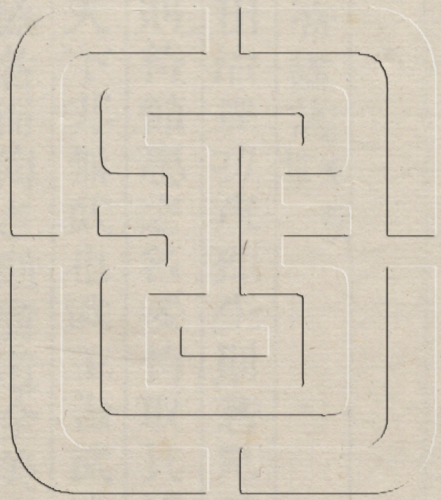
3/Color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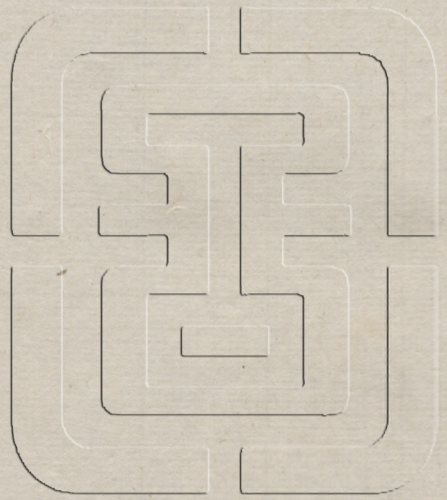
Black

Centimetres

TIFFEN Color Control Patches

© The Tiffen Company, 2007





攻媿集卷四十九

宋

樓

鑰

撰

謚議

孝宗皇帝謚議

奉敕撰

臣聞帝王之出治豐功茂烈生則著見于天下而其流傳于後世者則待節惠之名要皆取其盛者而傳之文王一怒而安天下非無武也武王告武成而作洪範非無文也取其盛者而傳之則備道全美可以一言定也甚哉孝之大也虞舜之大武王之達自漢歷唐無不謚

帝爲孝本朝累聖相承皆用舊典若夫集孝道之大成則未有如大行之盛者也恭惟大行至尊壽皇聖帝繩藝祖之武重光堯之華以天縱之能日新之德臨御天下二十有八載巍巍煌煌不可備述若形容天地繪畫日月則不容無辭方在初潛龍德而隱學聚問辨師教不煩日就月將君德昭著虔鞫勞謙共爲子職日趨朝謁威儀雖肅雖莫窺其涯涘而中外屬心天人協應光堯內禪高視唐虞嗣位以來勵精庶政召收故老尊禮元臣臨朝若神待物如春崇節儉以革奢汰之風振紀

綱以起偷惰之習事無小而不容人無微而不記機務雖繁酬酢無壅立法定制動爲後則以科舉爲未盡則立待補之法以蒐遺才以武舉爲未盛則優入仕之級以收智勇年勞並用以裁濫賞而不致于累遷銓闈加嚴以抑任子而又爲之限節改秩必使之作邑調舉以親民而使之治民御史必取之賢宰謂受人之察而後可察人以周行速化必使試郡而後爲郎以延閣清華必俟有功而後除職監司守將必延見而臨遣癯老昏繆之人不得而隱藏姦賊之吏必窮治而斥逐清介潔

廉之士則從而拔用朝士闕官乃除遂無待次之淹要
郡留闕選才遂無輕授之穴黜賊吏之世賞進軍功于
流內長慮卻顧守之至堅故雖日不暇給而四方靡然
向化矣于時疆場未寧戎車方駕激厲將士嚴備邊陲
張皇六師明見萬里中原起來蘇之望殊鄰多歸附之
民撫而有之還以爲用天威旣振戎虜畏讐雖犁庭掃
閭未快初志而信使復通減幣殺禮至今無煙火之警
苟非雄斷遠畧何以臻此臨政旣久治道愈明物來能
名事至輒斷精神之運上際下蟠于天地之間智慮所

關六通四闢于帝王之德行公道以銷黨偏之蔽推平
心而絕喜怒之私間有水旱之變應天以實而禮文尤
備州縣之奏恐其不速蠲復之數恐其不多傾困倒廩
以濟其急賞勤罰惰以勵其餘民不知其有凶歲亦隨
以登熟幸太學幸秘省廷策貢士布文教以振士風御
鞍馬親弓矢申嚴軍法立武事以張國威內外大小之
臣無不列之屏以待黜陟山川險要之地無不指諸掌
以立防閑治具畢張風化已成方且玩意希夷而無奉
道之過游心寂寞而無佞佛之迹作敬天之圖兢懼愈

深闢延和之殿諏訪愈切躬講讀之勤設遺補之官其于保治有始有卒至于脫屣萬乘燕居重華授受之際尤爲雍容嗚呼身退而道彌高尊極而用彌儉是宜萬有千歲永處慈辰而厭代登遐歸于帝鄉此羣臣萬姓所以攀號擗踊泣盡而繼之以血也遠日有期恭定尊諡請之南郊以詔萬世謹按諡法曰能官賢才曰哲帝德廣運曰文應變無方曰神保大定功曰武持盈守滿曰成慈惠愛親曰孝迹夫知人而善任使文武各得其用非所謂能官賢才乎修德以來遠人矢文以洽四國

非所謂帝德廣運乎酬酢以周萬幾圖回以盡衆智非應變無方乎妙韜略而不用極聰明而不殺非保大定功乎守基圖之廣大延國祚于綿遠非持盈守滿乎若孝道之盛非惟臣子所不能稱贊雖攷之諡法求之六家語其甚盛者曰慈惠愛親而已是則未足以彰大行之孝也報本反始而奉郊禋尊祖敬宗而事廟饗惟高宗爲天下而得人太皇盡母道以愛子而大行天賦至性不可解于心備四海九州之養謹五日一朝之儀委曲周盡猶恐不及兩宮九閨終無間言固已風動四方

震服夷虜高宗屬疾則衣不解帶躬自營藥及棄天下則勺水不入于口倚廬有過于哀鄙漢文之短喪陋晉武之無斷身服苴麻禮盡苦塊行有匹夫之所難哭則哀動于左右鄰使來弔止許朝于喪次顏色之戚哭泣之哀鄰使退而嘆曰皇帝聖孝乃如此大臣或進諭解之言則流涕被面曰大恩難報羣臣感泣莫敢仰視易月之制既終因山之役既畢孺慕無已追遠弗勝遂舉大寶以昇聖子不曰倦勤不曰求逸惟曰不得日奉先帝之几筵躬行聖母之定省又曰俾予一人獲遂事親

之心永膺天下之養于是御素服于乘輿尊几筵于內殿退處堊室以終三年之喪哀疚不忘齋潔自若欽事慈福溫清無違嗚呼茲豈非集孝道之大成又豈慈惠愛親之所能盡也夫行至尊壽皇聖帝宜天錫之曰哲文神武成孝皇帝廟號孝宗謹議

成穆皇后改諡議

奉敕撰

臣聞帝王之興皆有天命夫婦大倫尤非偶然曰天作之合曰天立厥配正始之道王化之基于是乎在焉矧汾陽大家多爲后族唐室憲宗則有懿安之盛皇朝真

廟則有章穆之賢姓系相承是生聖女慶鍾戚開寶婉
壽皇生不及禕衣之榮歿而膺寶冊之禮久安別廟將
奉太宮宜改尊稱以從帝諡恭惟安穆皇后柔明懿淑
慈順溫恭蚤儷王藩克盡婦道設桑弧于門左屢占熊
夢之祥帶弓韜于襟前每啓燕祠之瑞云何不淑遽奄
九原迨烈祖之御天眷元妣而追冊欲歌流荇傷不見
于令姿正號長秋遂疏恩于幽窆固已嚴烝嘗之奉崇
節惠之名綿慶祚于三朝介洪休于萬世重華厭代方
服大喪吉窆因山行當升祔念今日遺弓之痛既切于

神孫愴昔時故劍之求用承于先志爰因安穆之懿式
遵成孝之規謹攷諡法婦德均一曰成德化肅雍曰穆
安穆皇后窈窕好逑有蘭睢之美用心專壹有鳴鳩之
德非婦德均一乎孝欽以奉舅姑和平以儀閨門非德
化肅雍乎伏請改上諡號曰成穆皇后

成恭皇后改諡議

奉敕撰

臣竊惟至尊壽皇聖帝臨御之初仰奉高皇首隆孝治
正家刑國百度具舉而中闈久虛陰教斯闕乃奉親命
乃誦卜吉攷正古制闕建長秋安恭皇后淑範懿德冠

于後宮君子好迷遂正乎內坤承乾而時行月朔日以爲明禕揄盛服助成九廟之奉櫛縱具禮欽承兩宮之養母儀既尊后德有輝而曾未數歲祲纏椒掖方隆大練之飾終符素柰之祥求賢審官未展周南之志感今懷昔空形宋文之策固已極褒崇之典議安恭之諡祭于別廟迨今二十有八年矣壽皇上賓萬國起號弓之慕孝孫盡禮七月戊因山之役有司奏請定諡南郊二后在天皆應改號以從成孝之名謹攷之諡典曰夙夜警戒曰成謙而好禮曰恭安恭皇后共爾館之職以贊

親耕之勤謹雞鳴之戒以勉相承之道禁切外家不干裏謁茲不曰夙夜警戒乎躬節儉之德服澣濯之衣卻貢獻之珍麗遵圖史之箴規茲不曰謙而好禮乎伏請改上諡號曰成恭皇后

劉忠肅公 大中 覆諡議

資正殿學士劉公輔政于紹興七年未幾而薨距今五十有餘年矣中更權臣當國之久故家泯然無聞公又爲趙丞相鼎深知同寅之人尤無敢言者迨今始得出處之詳于行狀太常又明其立朝體國之大節諡以忠

肅可謂當矣嗚呼高宗皇帝身濟大業披荆棘而立朝廷一時人物雖經崇觀政宣之摧折靖康建炎之流離而元祐流風猶有存者趙公身任天下之重甄拔人望布滿中外論思勸講皆極天下選由是王政日修國勢日隆以啟中興是豈惟將帥攘卻之功哉抑聞之趙公入相之初首白高宗必欲得公與王公庶爲執政以自助二人遂竝用方是時君臣上下日夜講求恢復之計外與敵通使而爲備甚飭所謂行在所止爲時巡之謀若不可以一朝居非若後日之晏然于此也公之同心

輔贊力正國本太常之言皆家世舊聞參以記傳炳炳如丹而後公之名益顯望之如神人然公議之不可泯諡法之有益于天下如此可不務哉

王節愍公

倫

覆諡議

馬或奔蹏而致千里士或以負俗之累而立功名夫泛駕之馬跡跡之士亦在御之而已此雖非古先用人之道漢武帝所以能得奇才爲用蓋以此也靖康艱難事出倉猝承平百年衣冠如雲習于久安不知所爲平時經明行修褒衣博帶之士狼狽失守不計其幾至有助

桀爲虐忘君賣國不忍言者樞密王公名臣諸孫跌蕩不羈浮湛閭里不見其異一旦慷慨奮發論事激烈抗章敢言欽宗爲之改容擢于布衣待以國士天下方知其爲奇男子也帥府旣建首爲勸進之舉高宗募忠勇之士往使不測之敵罔有徇死以行者惟公機智勇辯氣吞豪酋往來再三忠肝義膽折服倔強和議之成爲力最多公之志蓋未已也故每當陞辭必以乘機用兵爲請勿復以臣爲意此其志豈止于和戎哉再使被留音問斷絕誘以高爵而不就脅以嚴誅而不懼引義南

向仗劔以死郡邑爲之震動至畫像而祠之回視小廉之士其能以忠徇國視死如歸如公者寡矣太常易名曰節曰愍無可議者傳之來世抑以見取士之無方不應以細故而棄才也

楊惠懿公侯覆謚議

謚所以易名也法苟應謚雖功烈不見于世亦必隨其人之所宜而稱之此孔文子之所以爲文也故特贈光祿大夫少傅楊公某生長富貴不知天下之憂患而抗志不羣篤志問學隆師親友嗜書好古若有不能自己

者古人以公子而厲布衣之操者公實近之已而游太
 學擢上第優游都城以致顯位是時四方無事朝廷尊
 安周旋清華尤無以自見于事然因所職而建言類老
 于世故者自詭治民体有惠愛晚登禁途益有志于效
 忠孜孜論思時見一二不幸所蘊未伸天不假之年而
 遽忽焉惜乎未見其止也官簿已高一贈而至光祿禮
 官即其已行者揆之以法諡以惠懿得其實矣尚何異
 辭

攻媿集卷四十九

攻媿集卷五十

進故事

唐鑑

宋

樓

鑰

撰

李絳對憲宗曰人臣死生繫人主喜怒敢發口以諫者
 有幾就有諫者皆晝度夜思朝刪暮減比得上達十無
 二三故人主孜孜求諫猶懼不至况罪之乎帝善其言

案舊唐書李絳傳不載此新唐書載絳見浴堂殿帝曰
 比諫官多朋黨論奏不實皆陷謗訕欲黜其尤者若何
 絳曰此非陛下意必險人以此營誤上心自古納諫昌
 拒諫亡夫人臣進言于上豈易哉君尊如天臣卑如地

加有雷霆之威彼晝度夜思始欲陳十事俄而去五六及將以聞則又憚而削其半故上達者纔十二何哉干不測之禍顧身無利耳雖開納獎勵尚恐不至今乃欲譴訶之使直士杜口非社稷利也帝曰非卿言我不知云云與此大意

帝謂宰相曰太宗以神聖之資羣臣進諫者猶往覆數四况朕寡昧自今事有違宜卿當十論

毋但一二而已舊唐書憲宗本紀元和二年十二月丙辰上謂宰臣曰朕覽國書見文皇帝

行事少有過差諫臣論諍往復數四况朕之寡昧涉道未明今後事或未當卿等每事十論不可一二而止與此無異意而語句不盡同

臣嘗謂近古敢言者在唐太宗時無如魏徵太宗嘗賞其直言徵對曰陛下導臣使言所以敢爾不然臣敢數

批逆鱗哉在憲宗時無如李絳而絳之言如此不惟曲盡人臣之情蓋亦躬自蹈之而後能言之以此知一介之臣敢言于人主之前者至鮮惟在人主有以導之憲宗有意貞觀之治原集因避宋仁宗諱魏徵作魏證貞觀作正觀今並更正謂事有違宜卿當十論毋但一二而已絳既能開廣帝意憲宗又能勵其羣臣如此中興唐祚不在茲乎仰惟陛下

和顏聽言好善忘勢凡有奏對無不俯納臣密侍清光實親見之而臣猶援憲宗李絳之言者蓋當國家閒暇人心易弛朝廷之上罕聞直聲又自聖躬康復以來羣

臣深恐仰勞聽覽奏事不敢遲久言而簡切固不在多
 第恐相習成風各務省事朝剛暮減恐無二三情實不
 輸事理不究羣臣苟免煩瀆之過陛下因謂無事可言
 私憂過計昧死陳述願陛下厲太宗憲宗之志俾廷臣
 竭魏徵李絳之忠知無不言言無不盡上下交泰以興
 治功聖度優容擇其可用者力行之顧何事之不濟哉
 竊見陛下視朝之際宰輔奏事已久亦難以坐至日晏
 壽皇在御之日多于進膳之後便殿引見臣寮得以從
 容詢訪此實陛下家法可舉而行也

資治通鑑

武德九年

案九年舊本訛八年今據資治通鑑改正

房玄齡嘗言秦府舊人

未遷官者皆嗟怨曰吾屬奉事左右幾何年矣今除官
 反出前宮齊府人之後太宗曰王者至公無私故能服
 天下之心朕與卿輩日所衣食皆取諸民者也故設官
 分職以為民也當擇賢才而用之豈以新舊為先後哉
 新而賢舊而不肖安可舍新而取舊乎今不論其賢不
 肖而直言嗟怨豈為政之體乎

貞觀元年或上言秦府舊兵宜盡除武職進入宿衛

案進

舊本訛追今據資治通鑑改正

太宗謂之曰朕以天下爲家惟賢是與豈舊兵之外皆無可信者乎汝之此意非所以廣朕德于天下也

三年濮州刺史龐相壽坐貪污解任自陳嘗在秦王幕府上憐之欲聽還舊任魏徵諫曰秦府左右中外甚多恐人人皆恃私恩是使爲善者懼上欣然納之謂相壽曰我昔爲秦王乃一府之主今居大位乃四海之主不得獨私故人大臣所執如是朕何敢違賜帛遣之相壽流涕而去

九年岷州都督高甌生坐減死徙邊或言甌生秦府功臣寬其罪太宗曰甌生違李靖節度又誣其反此而可寬法將安施且國家自起晉陽功臣多矣甌生獲免則人人犯法安可復禁乎我于舊勲未嘗忘也爲此不敢赦耳

臣聞書曰官不及私昵惟其賢爵罔及惡德惟其能蓋官爵者天下之公器人主所以厲世摩鈍犇走天下而天下爲之服役者以其用之公也唐太宗由秦王嗣位其平日陪從于左右者往往經百戰之餘冒矢石犯霜

露出萬死而得一生及見興王之盛者蓋無幾也太宗
 以至公為心雖有故人舊勳而求遷官者未始輕予所
 入衛者不肯偏用至于坐貪者雖隣之而終遣之去犯
 法者雖不忘而終不敢赦惟其見之明而行之果是以
 能成貞觀之治本朝列聖故事一一可攷陛下毓德春
 宮之久攀附之人官之祿之其人甚多既歷四年而振
 援求請今猶未已動煩宸衷曲為區處臣願陛下遠鑒
 文皇之公心近遵列聖之定法裁抑僥倖使各安分而
 退聽則外此而妄求者亦當息心朝政清明非為小補

唐鑑

太宗貞觀三年帝謂侍臣曰中書門下機要之司詔敕
 有不便者皆應論執比來惟睹順從不聞違異若但行

文書則誰不可為何必擇才也房玄齡等皆頓首謝

唐書太宗本紀及資治通鑑令百司自今詔敕有不便者皆應執奏毋得阿從云云並載在貞觀四年七月與此作貞觀三年異

臣聞機要之司譬之人身則喉舌也舜之命龍曰夙夜

出納朕命惟允蓋命令之出或出焉或納焉惟欲其允

而已然必先之曰命汝作納言以納名官正欲其能納

也命令之頒于天下猶飲食之入腹也飲食不擇則身必病命令不審則下必傷人之飲食也柔則當茹剛則當吐喉舌之責也若不問剛柔知茹而不知吐一過喉舌所傷必多雖欲悔之已無及矣大雅之稱仲山甫曰出納王命王之喉舌惟其或出或納如喉舌之謹焉夫然後賦政于外而四方爰發也太宗其可謂知此者矣不惟聽臣下之言又敕責而使之言范祖禹亦曰朝廷設官分職非徒使上下相從欲交修其所不逮也苟取充位而奉行上令則是胥史而已仰惟陛下平心處事

虛己聽言後省間有論奏率蒙賜可不憚更改是將比隆大舜予違汝弼之訓而臣猶以太宗之事爲言者言切而易明事近而可鑒亦工執藝事以諫之意惟陛下行事每每如此則聖德益新朝政亦清貞觀之治不難致也

三朝政要

太宗淳化四年六月以左諫議大夫魏庠司封郎中知制誥柴成務同知給事中事凡制敕之有所不便許依故事封駁以聞八月命樞密直學士向敏中張詠同知

銀臺通進司凡天下章奏案牘必由二司然後進御先是中外奏報但由尚書內省籍以下有司有司或行或否得緣而爲姦禁中不得知外司無糾察之職至是始命敏中等謹視其出入而鈎稽焉事無大小不敢有所留滯矣九月以給事中封駁銀臺通進司應詔救竝令樞密直學士向敏中張詠詳酌可否然後行下富弼等釋曰古者詔命皆中書奉行門下省審封駁改正厥有司存太宗親選向敏中張詠同判通進司等以察稽失二府奉行之過皆得改駁關防之意謹之于始也今

之羣臣多不舉職官有封還之各未聞駁正之實所以命令不由此司十有六七蓋因循之弊也

臣竊惟唐給事中之職凡百司奏鈔侍中既審則駁正違失詔敕不便者塗竄而奏還謂之塗歸李藩爲給事中制有不便就敕尾批卻之吏驚請聯他紙藩曰聯紙是牒豈曰批敕耶唐制之嚴如此中更五季寢失其職太宗皇帝深究治亂之源特振其職業妙選名臣爲之曰凡制敕有所不便許依故事封駁曰應詔救竝令詳酌可否然後行下則是事無輕重政無大小官無尊卑

封駁詳酌是其職也近者給事中論奏除目或謂止當駁論橫恩不當及此臣深恐此論有誤宸聰使後省寢失其職紀綱廢紊所關者大是敢仰稽太宗致治之要爲陛下言之庶使後省臣僚得舉其職言聽計行以裨聖治臣不勝惓惓

漢書

高帝紀六年上歸櫟陽五日一朝太公云云詔曰人之至親莫親于父子故父有天下傳歸于子子有天下尊歸于父此人道之極也

臣聞文王之爲世子也朝于王季日三武王帥而行之不敢有加焉父子之道天性也一日不見豈容自安漢高帝五日一朝其父比之文武雖曰稍疎然文武皆以世子事親高帝已有天下日見則有所不暇故立五日之制焉本朝列聖務盡孝道凡事祖后母后于宮中見之無時至尊壽皇聖帝之事高宗正以異宮而處不得已俯從漢制二十八年終始不倦陛下今春過宮者再恭請者一人情感悅歡聲四起自茲以後積雨旣不可出極暑又難進拜因仍至今五閱月矣都人顒顒日望

翠華之駕今則雨師灑道之餘仲秋新京之始伏望早降睿旨夙戒有司講定省之禮上以奉兩宮之歡下以慰兆姓之望臣不勝惓惓

資治通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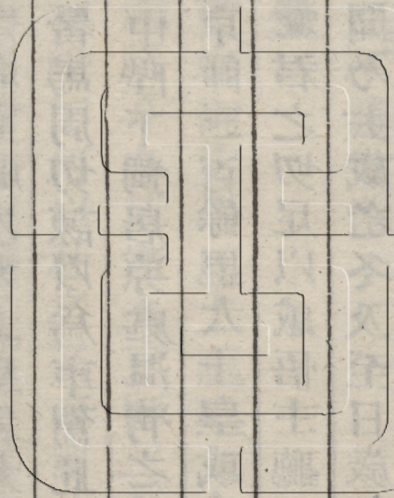
唐貞觀六年監察御史馬周上疏云太上皇春秋已高陛下宜朝夕視膳今九成宮去京師三百餘里太上皇或時思念陛下陛下何以赴之又車駕此行欲以避暑太上皇尚留暑中而陛下獨居涼處溫清之禮竊所未安今行計已成不可復止願速示返期以解衆惑上深

納之

臣竊攷唐太宗時高祖以太上皇居大安宮而太宗欲往九成宮避暑馬周切諫以爲車駕此行欲以避暑太上皇尚留暑中陛下獨居涼處溫清之禮竊所未安又曰九成宮去京師三百餘里太上皇或時思念何以赴之此皆忠臣愛君之切足以感悟主聽垂憲後世仰惟陛下誠孝著聞乃去歲之冬及至日歲旦三詣重華都人歡呼中外慶快今猶未久也霜寒陰雨固難屢出竊聞壽皇近曾宣醫外間傳聞日望翠華夫以九成宮去

大安之遠馬周切切欲太宗之速還今則鳴蹕至近伏
恐壽皇思念敢望出自聖意亟修定省之禮實天下幸
甚

玫瑰集卷五十



玫瑰集卷五十一

宋

樓

鑰

撰

序

止齋春秋後傳左氏章指序

春秋後傳左氏章指二書故中書舍人止齋陳公傅良
之所著也春秋之學不明久矣啖趙之後至本朝而後
有泰山孫先生復尊王之說彌顯公是劉先生敞權衡
意林等書訂證尤詳伊川程先生頤雖無全書而一序
所該聖人之大法備矣自王荆公安石之說盛行此道

幾廢建炎紹興之初高宗皇帝復振斯文胡文定公安國承伊洛之餘推明斯道勸講經筵然後其學復傳學者以爲標準可謂大全矣東萊呂公祖謙又有集解行于世春秋之義殆無遺蘊止齋生于東嘉天資絕人誦書屬文一旦迥出諸老先生上斂然布衣聲名四出六經之說流行萬里之外而其學尤深于春秋鑰非深于此者嘗涉獵諸公之書非不明白然亦不過隨文辯釋間有前後相爲發明者亦不見體統所在鑰自客授之初卽從止齋游雖不得執經其門嘗深叩之同在西掖

時始以隱公後傳數篇相示因爲道春秋之所以作左氏之所以有功于經者其說卓然且曰自余有得于此而欲著書于諸生中擇其能熟誦三傳者首得蔡君幼學蔡旣仕又得二人焉曰胡宗曰周勉游宦必以一人自隨遇有所問其應如響而此書未易成也未幾去國而鑰亦歸雖若相忘于江湖而友朋之來必以此書爲問雖親炙之者跪以請則曰此某身後之書也迨卒于嘉泰三年而此書始出其婿林子燕最得其傳又四年而後長子師轍與其徒汪龍友以二書來鑰老矣如獲

希世之珍屏去他書窮晝夜讀之始盡得其大意嗚呼
 盛哉蓋未有此書也先儒以例言春秋者切切然以為
 一言不差有不同者則以為變例竊以為未安公之書
 不然深究經旨詳閱世變蓋有所謂隱桓莊閔之春秋
 原集因避宋欽宗諱凡有所謂僖文宣成之春秋有
 桓字皆作威今更正後同 有所謂僖文宣成之春秋有
 所謂襄昭定哀之春秋始焉猶知有天子之命王室猶
 甚威重自霸者之令行諸侯不復知有王矣桓公之後
 齊不競而晉霸文公既亡晉不競而楚霸悼公再霸而
 又衰楚興而復微吳出而盟諸夏於越入吳而春秋終

矣自杜征南以來謂平王東周之始王隱公遜國之賢
 君其說甚詳而公以為不為平王亦不為隱公而為桓
 王其說為有據依又其大節目如諸侯改元前所未有
 齊魯諸大國比數世間有世而無年至記厲王奔彘始
 有紀年古者諸侯無私史乘與禱杙春秋皆東遷之史
 也書齊鄭盟于石門以志諸侯之合書盟于鹹以志諸
 侯之散是春秋之終始也隱桓莊之際惟鄭多特筆襄
 昭定哀之際惟齊多特筆諸侯專征而後千乘之國有
 弑其君者矣大夫專將而後百乘之家有弑其君者矣

宋魯衛陳蔡爲一黨齊鄭爲一黨公會齊鄭于中丘而後諸侯之師衡行于天下罪莫甚于鄭莊宋魯齊衛次之而父子兄弟之禍亦莫甚于五國是可爲不臣者之戒矣齊桓公卒鄭遂朝楚夏之變夷鄭爲亂階侵蔡遂伐楚以志齊桓之霸侵陳遂侵宋以志楚莊之霸足以見夷夏之盛衰矣書公孫茲帥師書公孫敖帥師書公子季友卒皆見三家之所從始首止之盟鄭伯逃歸不盟則書以其背夏盟也厲之役鄭伯逃歸不書蓋逃楚也夷夏之辨嚴矣自隱而下春秋治在諸侯自文而下

治在大夫有天下之辭有一國之辭有一人之辭于干戈無所不貶于玉帛之使則從其爵勸懲著矣文十年而狄秦又三十年而狄鄭又五十餘年而狄晉狄鄭猶可也狄晉甚矣貶不予其甚則于事端餘實錄而已矣此皆先儒所未發至僖之三十二年四卜郊不從乃免牲猶三望極言魯之用天子禮樂以明堂位之言爲不然惠公始乞郊而不常用僖公始作頌而以郊爲夸引祝鮀之言爲證此尤爲前所未聞也若左氏或以爲非爲經而作惟公以爲著其不書以見春秋之所書者皆

左氏之力章指一書首尾專發此意昔人以杜征南爲
丘明忠臣然多曲從其說非忠也公之章指謂君子曰
者蓋博采善言禮也者蓋據史舊文非必皆合于春秋
或曰後人增益之或曰後人依倣之或以凡例義淺而
不取或以例非左氏之意蓋愛而知其惡者乃所以爲
忠也又言莊公元年至七年及十九年以後訖終篇多
無傳疑有佚墜公之求于傳者詳矣嗚呼與止齋遊前
後三十年不得卒業于其門旣興殄瘁之悲而後得二
書其間尚有欲質疑而不可得此所以撫卷三歎而不

能自已也

息齋春秋集註序

吾鄉四明慶歷皇祐間杜楊二王及我高祖正議號五
先生俱以文學行誼表率于鄉杜先生又繼之講明經
術名公輩起儒風益振厥後伊洛二程先生之興得其
傳以歸者惟故禮部侍郎高公公天資純篤濟以勤敏
師友淵源學問精詣入上庠登舍選已有盛名諸公貴
人爭欲躋之拂衣而歸建炎二年升補上舍紹興改元
德音免殿試賜同進士出身十三年高宗初建太學選

選名儒爲四方所推服者爲少司成公實應選士子雲
集凡學之規則皆所裁定明年三月車駕幸學講易泰
卦于上前擢貳卿將獨用矣以直道忤時宰一斥不復
家居累年中壽而歿洎端明汪公登從班奏言公學行
出處之詳始詔復次對官諸子而公之名愈顯矣自頃
王荆公廢春秋之學公獨耽玩遺經專以程氏爲本又
博采諸儒之說爲之集註其說粹然一出于正然猶未
行于世也仲子得全知黃州始取遺藁刻之而屬鑰以
序鑰生長外家汪氏于公有連雖生晚不及承教而猶

記拜公牀下竊聞之公旣投閒杜門屏居略不以事物

自撓日有定課風雨勿渝此書之所以成也嗚呼泰山

孫公明復

案前篇書名
此書字故異

著尊王發微深欲明夫子褒貶

之旨伊川先生則謂後世以史觀春秋謂褒善貶惡而

已至于經世之大法則不知也自有春秋以來未有發

此祕者公亦曰仲尼懼先王經世之法墜地莫傳欲立

爲中制俾萬世可以通行故假周以立王法而託始于

隱公焉且以文武之道期後王以周公之事業望魯之

子孫也以此推之春秋固非一王之法乃萬世通行之

法也其推明伊川之意類如此昔曾子每誦夫子之言則必曰吾聞諸夫子子夏使西河之民疑汝于夫子曾子罪之說者曰言其不稱師也觀公之序直引伊川之序不更一辭可謂稱師而知其所本矣伊川有序而傳未成公之書成而未有此當屬之深于春秋者鑰何人而敢預此黃州言之再四竊幸因得託名于不腐乃弗敢辭公諱閱字抑崇子孫能守家法其興蓋未艾也

古文孝經指解後序

古文孝經實吾夫子之舊秦火之後出于屋壁而顏芝

所藏十八章已先行于世翼奉張禹等五人各自名家古文惟孔安國馬融爲之傳而又不顯隋開皇中劉炫爲作稽疑一篇已多譏笑唐陸德明亦云古文世旣不行隨俗用鄭康成註十八章本獨一劉知幾以爲行孔而廢鄭諸儒爭辯蠶起明皇亦以今本注而序之書以八分刻之經臺猶在長安童而習之皆此也司馬文正公僅得古文于祕閣之藏爲之指解嘗以進仁宗哲宗而范太史祖禹繼爲之說噫自漢以來何其好者之寡也故信州使君季公天資純孝篤學好古尊敬此書又

爲詳說不惟發明夫子之旨又以文正公之解隨文演暢用意甚勤辭亦詳備如愛敬可行于匹夫而惡慢不可行于天子如論忠順之不可失如不敢遺之機甚微而其效甚大又曰要道云者言所敬者寡所說者衆也曰至德云者言所敬者廣而所因者本也皆有所啓發非苟然者紹熙五年七月皇上踐阼有詔求言公以八月進此書未幾中書舍人陳公傅良又爲之繳進于經筵初欲刊于廣信而不及公之子淇念此書之未行將刊于家求爲後序經曰故自天子至于庶人孝無終始

而患不及者未之有也明皇注云始自天子終于庶人尊卑雖殊孝道同致而患不能及者未之有也言無此理故曰未有此說非也古文小異故自天子以下至于庶人文正公則曰始則事親也終則立身行道也患謂禍敗言雖有其始而無其終猶不得免于禍敗而羞及其親未足以爲孝也季使君又以明皇之事證之是矣鑰竊以爲猶未爲詳且明敢申言之夫聖人一經可謂詳矣而其立教之要專在此數語孩提之童無不知愛其親是人之于孝未有無其始者夫子所以爲曾子諄

諄言之正欲人之有終也夫子首則總言孝道次分天子諸侯卿大夫士庶人之孝大小之分固自不同而又于此謂孝道有始而無終未有不在于禍患者此則無有貴賤之別後雖具述孝治聖治之效以至終篇然其教人之最切無過于此上下一體俱當盡心焉明皇惟不知此所以不克其終可不戒哉篇末云孝子之事親終矣止爲喪祭之終猶未爲孝之終也若所謂孝之終與此孝無終始之終蓋謂立身行道死而後已者也故雖曾于既啓足手以其能全而歸之自以爲知免矣然

而易簣一節猶在其後蓋大夫之簣猶非其正也嗚呼聖人之言可謂深切而能有終者亦豈易易乎鑰餘生無幾深知兢懼得正而斃所願加勉故以告有志之士且以補二公之說云

范忠宣公文集序

惟昔賢者皆後世之師表而學者之慕古人則自各有不同如汲黯之慕袁盎司馬子長之慕藺相如若有不解于心者本朝先正名德相繼如太山喬嶽景星鳳皇事近而易攷嘉言善行皆當取則而區區之愚少而

讀元祐丞相忠宣范公言行錄反復終始正學大節偉
識宏度贊歎不足于諸鉅公間尤願執鞭欲追逐其萬
一而不可得也如奏議國論等書責人如責己助廉成
德之訓又若避好名之嫌則無爲善之路等語皆當終
身誦之每恨未見其家集也嘉定五年三月甲戌公之
從曾孫中書舍人之柔見過謂鑰曰忠宣文集未行于
世晚而謫居永州三年邦人至今懷仰比因沈使君圻
赴郡以家藏本屬之旣已刊就而舊無序引徑以見委
鑰謹謝之且曰託名不腐豈非晚進之幸豈非平日之

願顧年衰學落何足以預此三辭不獲則取而伏讀越
兩日而盡得之蓋公天資誠確篤志學問承文正公之
親傳博之以泰山孫明復徂徠石守道盱江李泰伯三
先生師友之益發爲詞章根柢六經切于論事無有長
語而一出于正文忠蘇公序文正公集有曰其于仁義
禮樂忠信孝弟如飢渴之于飲食欲須臾忘而不可得
又曰雖弄翰戲語率然而作必歸于此故天下信其誠
爭師尊之公真是似者哉而鑰之所尊敬者此又其餘
事自其立朝出鎮廟謨相業具載史冊不待贅言惟公

本于忠恕得二者之功用深入吾夫子闡域非淺丈夫所能窺者溫恭惟謹無異稠人遇有當爲勇決過于責育此其大過人者然亦尚可勉也心平而寬慮周而遠喜怒哀樂所發而必中克伐怨欲不止于不行包含太虛無所適莫姑以其見于外者一二言之鄧綰嘗奏罷公襄州及言者攻綰則極力爭之謂已經先朝責降不應再有所貶公亦非有意于以德報怨自謂上惜朝廷事體下以安人情反側蘇黃門誦楊畏彈章而公去相位他日哲宗面斥黃門公從容爲解黃門謂公爲佛地

位中人章子厚得罪父年九十議與一便郡公言當置往咎而念其親公本以議新法不合而去及溫公將盡改熙豐之法公謂特當去其太甚又須徐徐經理論差役一事尤不可暴操心類如此公旣喪明而責知隨州尋竄永州蓋子厚必欲寘之死地而公素安義命無一語怨之家人猶未平也風雨中覆舟于江以救僅免拭面而語家人曰此亦子厚所爲耶嗚呼使之從夫子于陳蔡當亦有不容何病之言此非他人所及也蔡新州重得罪公力救之上忤簾中下違同列賢如劉元城諸

人以吳處厚爲義存君親而詆公不遺餘力公不爲動卒貫其死一時不以爲快及事之變自劉忠肅呂汲公等雖終于貶所其得免于已甚者始知公之不寘新州于死之力也汲公輩竄嶺表郊赦未頒先謂難從恩宥公齋戒奏大防等年老疾病何以自存迹其所罪亦因持心失恕好惡任情以異己爲怨讎以疑似爲訕謗誤國害公覆車可鑒此不惟欲寤泰陵正欲感動子厚輩使之革心而從厚也嗚呼自熙豐元祐以至元符紹聖之間世事屢變翻覆非一徽皇踐阼改元建中靖國流

人悉歸四海望太平于朝暮欽聖顯肅皇后與徽皇待公而爲政至遣中使遠至湖外好賜牽復迎勞不絕公時在瞽廢風痺中知上果用我亦欲感激自奮而病不可爲矣嗚呼天平倘延以三數年之壽使再得政則調一天下可以仰副建中靖國之意豈復有後日之禍哉公旣已矣而蔡呂俱召呂又爲蔡所擠而任蔡愈專矣此所以撫卷長懷而繼之以太息流涕也後之君子多識前言往行以蓄其德者于此書可不熟復而力行之以代絃韋之佩乎文正四子長監簿以疾蚤歿忠宣與

二季皆顯衣冠蟬聯然自忠宣以來一百二十有四年而後中書舍人始繼世科實監簿之曾孫范氏之興未艾也

王魏公文集序

神宗皇帝不世之資高出百王始相荆國王文公君臣之間義同賓友奏對往復載于史可知也元豐之初主德已成天容毅然羣臣尊仰將順之不暇非復熙寧之比惟左丞魏公起由庶僚自結主知以省寺八品官而特許賜坐與府尹奏事而命奏罷獨進一爲柱史許以

直前而又導之使諫待遇之意固已卓異于餘子公亦感慨自奮不資所學論事上前守正不阿精當剴切其視同列如野鶴之在雞羣一時才氣無出其右者若其論說古今治亂災變警戒計邊餽之非實杜西師之再舉除市易之罰息而別以內外救徐勳之詔獄而戒其出入折姦佞之萌辨是非之際皆深中事機有以變移主意而一出于義理之正言議風烈凜凜生氣神宗傾聽獎拔嘗謂公曰朕與卿兄弟如同產然是知神宗聖度恢偉容受直言而當時俛伏聽命無能有所論說者

蓋皆具臣不足以佐下風耳不然公之抗直安得容于朝廷之上乎公之五世孫直顯謨閣厚之編次遺文屬鑰爲序鑰曰文公之文固不待序而顯校理之文曾南豐爲之序而陳后山繼之使鑰誦左丞之書則可何敢以此自任顯謨公求之不置鑰曰吾有以應子之求矣田承君畫天下士也送別鄒道鄉之言可畏可仰是豈苟于從人者在公幕府至十有五年微公不足以致此客微承君不足以入公之幕也爲公家傳其稱公之文則曰蹕厲駿發卒歸宿于道制誥溫潤豐美得中和之

氣而屬辭贍洽成于口授上數稱之誥命有可以通行者俾公爲定辭以新之公在翰林舊制尹京者不行詞時高麗修貢數以奏來上而所用答詔以十數有旨學士等槩爲之執政欲人求一通以塞旨而上乃獨用公所草其後旣爲丞弼每下大詔令與通好夷狄多屬于公若籌邊之妙略立朝之大節皆炳炳如丹又採長老之論搢紳大夫之談謂公厚德懷人如晉羊祜直節敢諫如魏辛毗吏治儒雅如漢張敞風槩整峻如唐溫造昌黎有曰知其客可以信其主知其主可以信其客公

之賢足以表千古承君之言可以信後世鑰不佞尚何敢措辭于其間

陳都官文集後序

制置使陳公由地官貳卿出鎮四明政成暇日以家藏曾祖都官文集刻之郡庠屬鑰爲序謝不敢且曰蔣魯公之序詳矣何敢贅旣不得命敬題于後曰高哉都官之節也魯公稱公之學曰雅志之所學以謂爲道而不爲利此學者之所當守而不失仕者之所當遵而不變者也若夫平日之論高出于夔契之上而至其趨時之

事乃卑出于管晏之下者此固令舉之所鄙也稱公之文曰大者則以經世務極時變小者猶足以詠情性暢幽鬱蓋其于道如此而其辭亦不足道也可謂備矣然猶若有所畏避而不敢盡言鑰不佞敢補其所未言者嘗三復公之遺文而得其爲人蓋其抱負素已不羣本之忠義充以學問以安定胡先生爲師所友自東坡先生而降皆天下士淵源又如此萬言之策經濟之規模定矣自以親結昭陵之知身雖在外遇事輒發書論災異言尤激烈三上英宗書又皆人所難言迨神宗作興

銳意治功王文公得君用事法度更新諸老大臣爭不能得抵巇取爵位之人不可勝數風俗爲之大變至有遠在蜀萬里外官爲偏州騰奏于朝盛稱青苗新法之美而捷登膺仕者公方宰山陰例以秩滿登館閣小忍不言豈不足以平進而抗章力辯繳納召試堂劄自取竄責而不悔方且優游廬山與劉公凝之騎牛松下窮幽尋勝以自娛適嗚呼非凝之不足以當歐陽公之廬山高非公不足以侶凝之之賢也使當時以公一言而寤君相之意安有後日之紛紛哉公旣窮老以死其子

訴冤又重得罪然其後再傳而得祕丞及剛定二公三傳而貳卿出陳氏益大天之報施何如哉讀公之文者能以是求之然後知公之高風大節猶將廉頑立懦于百世之下毋徒玩其華藻而已也

清真先生文集序

班孟堅之賦兩都張平子之賦二京不獨爲五經鼓吹直足以佐大漢之光明誠千載之傑作也國家定都大梁雖仍前世之舊當四通五達之會貢賦地均不恃險阻真得周家有德易以王之意祖宗仁澤深厚承平百

年高掩千古異才間出曾未有繼班張之作者神宗稽古有爲鼎新百度文物彬彬號爲盛際錢唐周公少負庠校雋聲未及三十作爲汴都賦凡七千言富哉壯哉極鋪張揚厲之工期月而成無十稔之勞指陳事實無夸詡之過賦奏天子嗟異之命近臣讀于邇英閣由諸生擢爲學官聲名一日震耀海內而皇朝太平之盛觀備矣未幾神宗上賓公亦低徊不自表襮哲宗始寘之文館徽宗又列之郎曹皆以受知先帝之故以一賦而得三朝之眷儒生之榮莫加焉公之歿距今八十餘載

世之能誦公賦者蓋寡而樂府之詞盛行于世莫知公爲何等人也公嘗守四明而諸孫又寓居于此嘗訪其家集而讀之參以他本間見手藁又得京本文選與公之曾孫鑄哀爲二十四卷中更兵火散墜已多然足以不朽矣公壯年氣銳以布衣自結于明主又當全盛之時宜乎立取貴顯而致其歲月仕宦殊爲流落更就銓部試遠邑雖歸班于朝坐視捷徑不一趨焉三縮州麾僅登松班而旅死矣蓋其學道退然委順知命人望之如木鷄自以爲喜此尤世所未知者樂府播傳風流自

命又性好音律如古之妙解顧曲名堂不能自己人必以爲豪放飄逸高視古人非攻苦力學以寸進者及詳味其辭經史百家之言盤屈于筆下若自己出一何用功之深而致力之精耶故見所上獻賦之書然後知一賦之機杼見續秋興賦後序然後知平生之所安譬鏡鳥几之銘可與鄭圃漆園相周旋而禱神之文則送窮乞巧之流亞也驟以此語人未必遽信惟能細讀之者始知斯言之不爲溢美耳居閑養疴爲之校讎三數過猶未敢以爲盡方淇水李左丞讀賦上前多以偏旁言

之因爲攷之羣書略爲音釋闕其未知者以俟博雅之君子非敢自比張載劉逵爲三都之訓詁也鑰先世與公家有事契且嘗受廛焉公之詩文幸不泯沒鑰之願也公諱邦彥字美成清真其自號歷官詳見志銘云制使待制陳公政事之餘旣刊曾祖賢良都官家集又以清真之文竝傳以慰邦人之思君子謂是舉也加于人數等類非文吏之所能爲也

北海先生文集序

皇朝文章之盛高掩前古徽宗在御天下承平上則日

月戴承星文雲彩之效祥下則靈芝朱草赤烏白鵲之
呈瑞名表進賀殆無虛時文士角立爭奮所長無不工
緻形容鋪張以爲盛觀會進築順州得枸杞宿根于土
中其形葵伏仙家以爲千載所化馳獻闕廷上生于壬
戌正符所屬之辰尤以爲善祥百寮欲以詰朝拜表諸
公閣筆相視無以措詞先是庠校英才久束于王氏之
學不習應用之文車駕幸學欲進一表而無能應者時
翰林學士綦公爲諸生出藁袖間無不驚服至是已爲
學官有薦公名者延致東閣授以題意公從容屬聯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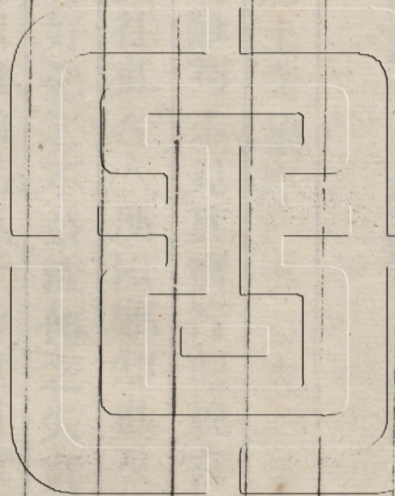
絕一時首曰靈根夜吹變異質于千年驛騎朝馳薦聖
人之萬壽眷荒裔沈藏之久實王師恢復之初物豈無
知時各有待旣進天子爲之改容卽日喧傳京師諸公
咸自以爲不及也公初起北海之濱學殖甚富不求人
知自是貴名日起遂登館殿未及施用而以內艱去矣
建炎二年高宗駐蹕維揚公航海朝行在一再遷而爲
郎明年輪對一見契合恨見之晚擢左史攝瑣闥召試
中書文不加點玉音擊歎卽正西掖進用之捷未有近
比永嘉南渡之行公在帝側實代王言詔旨所至讀者

感動諸將奔走承命如陸宣公之在奉天也尋入翰苑當羽檄旁午書詔填委之會而播告之修不匿厥指呂忠穆公以首相開督府訓辭尤爲宏偉有曰盡長江表裏之封悉歸經略舉宿將王侯之貴咸聽指呼其能布宣威靈張大國體類此蓋公篤意經術博覽強記以直道自任才高而氣剛平時爲文不爲崑異之言而氣格渾然天成故一旦當書命之任明白洞達雖武夫遠人曉然知上意所在非規規然取青媲白以爲工者比也夫唐文三變宋之文亦幾變矣止論駢儷之體亦復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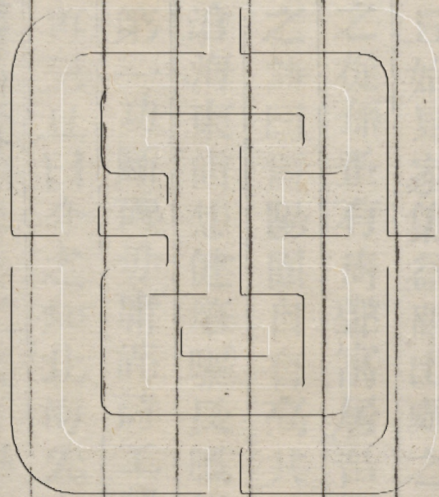
變作者爭名恐無以大相過則又習爲長句全引古語以爲奇倔反累正氣況本以文從字順便于宣讀而一聯或至數十言識者不以爲善也惟公與汪龍溪追述古作謹四六之體至于今行之然此等在公皆爲餘事盡忠竭誠遇事極論進而造膝退多削藁以輔成中興之業公之力爲多焉公之薨于紹興十有二年秦丞相方當國專政以罷相草麻之憾恨不得甘心焉至二十九年而後宗丞李公益能始狀其行又至三十三年而後得參政周忠簡公銘公之墓公之從孫煥手集公文

爲五十六卷藏于家鑰生晚不及拜公下風而多誦公
之文贅倅丹丘始見家集益聞出處之詳晚而投閒有
更生者亦公之從孫蚤有雋聲寓居吾鄉嘗以公海上
詩刻求跋爲之詩曰晉陽固自有高共奉天豈可無宣
公當時扶日滄海東尙想健筆驅長風指麾諸將如奴
童中興當數第一功斷碑毋庸詫詩工制藁具在巒坡
中更生致謝再三且曰今之知北海先生者蓋寡遺文
將遂版行願爲之序鑰曰公之文有傳又得託名于不
朽不復固辭屬更憂患旣免喪而後敢爲下筆懼不足

以發揚公之盛烈謹銜媿而書之公諱密禮字叔厚淮
州人北海其自號也



攻媿集卷五十一



攻媿集卷五十二

宋

樓

鑰

撰

序

薊林居士文集序

知人古以為難苟未見其實行形貌言語名譽文華皆未可以保其往此今人所以難知也及其蓋棺事定登載史冊又有好惡之不公流傳之失實不得其賢否之真此昔人所以難知也至于近世前輩耳目所接雖銘誌多溢美章疏多溢惡以為難攷然其行事具見于已

爲交游皆出于善類又其平生所著詩文集以成編始
未備在粲然不誣察其所安斷可識矣薌林居士向公
寔文簡公五世孫也重珪疊組生長富貴而抗志不羣
卓然自立所交多天下名士方全盛時居官守職固已
不畏強禦聲績著聞靖康元二間爲江淮制置發運使
一聞僞楚之變卽移文合肥拘留其家屬以折其姦心
聞者避之高宗初開元帥幕府以羽檄起四方之兵未
有應者公募士人李植首齎金幣以濟艱難之用上章
勸進切中事機上深嘉之承制補植以官公之功名及

受不世之知實始于此及帥長沙金兵猝至堅守奮擊
外救阻絕力不足而城破猶保牙城巷戰以拒敵兵退
盡所以撫摩之力楚人至今德之尋改鄂州行次衡陽
曹成李宏賊衆十萬將肆侵敝公肩輿入曹成賊壘曉
以大義不敢爲暴遂獲鍾相降楊正表上眷愈渥擢之
戶選入從出藩竭其忠力幾至大用媚嫉者衆而公雅
志退休抗疏面陳不一而足卜居臨江古木無藝多植
巖桂又素慕香山自號曰薌林有船曰汎宅高宗親御
翰墨書四大字及企疏堂以寵其歸公家東望閤皂山

連玉筍靚深如隱君子居壁皆畫以山水木石門皆裝以古刻靈龜老鶴馴擾其間自著五十詩以形容景物亦多和篇嘗云淵明生于興寧之乙丑歸以義熙之乙巳年四十有一余生于元豐之乙丑歸以紹興之壬子有述懷詩云我與淵明同甲子歸休已恨七年遲又言香山得洛陽履道坊楊常侍舊宅薌林得臨江五柳坊楊遵道光祿別墅有詩云莫問清江與洛陽山林總是_一般香兩家地占西南勝可是前人例姓楊又題樂天真云香山與薌林相去幾百祀丘壑有深情市朝多見

忌杭州總看山蘇州俱漫仕才名固不同出處略相似上梁文云坊名五柳仰陶令之高風洲號百花乃東坡之遺事其尚友前賢類此標致可知矣士夫往來者必造見又素喜客相與觴詠其下蓋自建炎初元罷六路漕明年歸臨江紹興八年起知平江力辭不克次年三月復歸自是_一不出優游十五年以壽終焉勤勞著于中外名節全其終始雖有異論亦皆厭服無可議者諸子又能世其家不待平泉之記草木數十年來幽致儼然復裒一時名公書尺刻為薌林帖公之忠孝大槩愈著

而世之持論者大定矣公之曾孫公起爲湖廣總屬分
司九江受知于使君袁和叔變介以求序且言已刊公
之家傳行狀志銘爲一編又刊拘僞楚檄稿及諸賢跋
語他日又將刊家集行于世鑰生晚雖不及拜公牀下
生長外家外祖汪公少師與公同朝相好曾爲汪氏友
恭堂生雲閣賦詩先太師岐公初丞崑山及趨事于吳
門最蒙眷與故多見公之藻翰孰聞高風今又盡得公
之詩文雜著如斷碑風雨碎文章等句皆素所膾炙今
乃知爲公之詩公爲徐東湖詩集後序有云始爲詩以

數百計一見師川快說詩病盡焚其藁則知公之少作
尤多其所存者止此耳章表奏議明白直亮可舉而行
兼備體制而又能出入內典此蓋由前朝涵養之久文
簡典刑之存非曲學之士所易及也鑰庸陋不佞何敢
預品題之末姑誦所聞如此猶記九歲時仲舅尚書公
尉江山乙丑登乙科以書爲謝公答書親題其外云書
上明州鎖元先輩汪下書薊林居士此亦近時之所未
聞也公諱子誼字伯恭官至徽猷閣直學士累贈至少
師云

洪文安公小隱集序

番禺洪氏自忠宣公以文學致位通顯忠誠許國遠使殊庭當干戈俶擾之際執節不屈迨蘇子卿之歸而二子已俱中詞科矣一子又繼之自唐設此科本朝又增廣之名公多出此途然未有兄弟三人聯中如此之盛者也况父子俱掌帝制出入鑾坡文章聲問萃于一門赫然爲天下冠而仲子文安公又其先達者也公生于宣和二年至紹興二十五年自秘書省正字已兼中書舍人獨押六房暫直學士院又三年以左史再攝西掖

明歲爲真遂擢翰林學士出守吳門高宗皇帝將行內禪聖意謂一時大典冊不可輕屬召爲翰林承旨禪位之詔登極之赦尊號改元等文皆出公手紛至沓來從容應之動合體制天下傳誦極儒生之榮遇孝宗皇帝命知貢舉未幾遂登樞近蓋仕宦終始以文字爲職也唐張燕公稱富嘉謨之文旣而曰施于廊廟則駭矣惟公天分素高加以篤學文體蚤成天生廊廟之文也文從字順隨物賦形非如寒士苦志悲鳴口吻者所可望也公以隆興初元知舉鑰由鄉書就試公一得文卷必

欲寘之前列而第三策中誤犯泰陵舊諱公嘆惜不已
爲引吳若等例奏聞襄借甚寵得旨降充末等首名鑰
何者受公特達之知既竊名第以至晚登政途不敢忘
也公之子二楨嘗守峽州將赴闕至上饒而歿棹知餘
姚縣又亡于旅舍峽州無恙時刻公之文將俾鑰爲序
未及也其婿汪君杲通判信州以峽州遺意爲言鑰方
經紀餘姚之家其子伯又面以爲請鑰何敢當獨以銜
恩未報又願託不朽因不敢辭公之兄爲右丞相諡文
惠弟以翰林閣老終端明殿學士諡文敏世稱三洪以

比錦屏三陳而又過之公諱遵字景嚴若世系治行則
文敏所作行狀甚詳不待愚言而後見小隱則公自號
也

靜退居士文集序

歐陽文忠公爲本朝文章宗師猶昌黎文公之在唐也
光燄萬丈不容贊嘆諸子叔弼兄弟咸得家傳季默之
子徽猷閣待制德孺則諸孫之益顯者也嘗見中書舍
人王公鈇銘公之墓云忠厚之質孝友之性皆稟于自
然不勞追琢詩篇賦頌章奏碑誌之文古律雖殊體製

不一各極其妙而家法燦然當時推能世其家者惟公也嘗訪求遺文于館中僅三十餘篇每恨不得其全公之孫伋守連州以公家集二十卷鈔諸版而來求序始得而盡見之嗚呼真得六一先生之傳而王紫微之稱非溢美也中遭亂離挈族南徙流離困苦憂國愛君之心盡發于詩文中皆不苟作平生著述散逸爲可惜然此足以不朽矣前輩既不可得而見文章流傳士夫皆當傳錄而況于子孫乎歐陽氏久不振連州能傳斯文于其家世尚勉之哉公諱懋德孺其字自號靜退居士

遂以名其集云

鶴溪文集序

士大夫種學績文孰不欲流傳于後資稟有厚薄用力有淺深固不可誣然須器度過人則自應高勝有非勤苦之所能強進者此可與知者道爾鶴溪先生以父兄之賢少有聲于太學一夕奏廁有同舍投纆于梁間公時年纔七八略無懼意亟解其繫臥而枕于股上親撫摩而嘘呵之會有後至者怪而問焉徐語其故馳報齋中羣士競篝火而來相與抱持而歸竟全其生卽日

名動京師弱冠遂爲大觀三年上舍第一人繼登科其才固足以得此天報亦昭昭矣公之器度絕人遠甚如許加以問學之懿其發爲文章顧豈淺見者所能及也政和間以南宮舍人使契丹擢左史因訐直貶宣和末知冀州獨能堅壁以抗強敵靖康初漕江東平叛卒之變入紹興爲饒吉二州七年復立左螭尋掌書命雄深之文黼藻王度四方傳誦之論事封駁皆人所難又以力闢和議益與時忤遷戶造巧外補去國之際猶拳拳以立國待夷狄之大計爲言竟請祠以歸隱福之連江

西山凡十六年不復有仕宦意哦詩自娛筆力愈偉居閒憂世著議古數十篇雖泛論古事而皆關於當時利病深切著明有范太史唐鑑之遺風乃心王室惜乎用之之不盡也迨今將一甲子公之孫珏以郎曹典大藩今居江西憲臺方迎奉老親而當寇攘驚危中竭力不少顧避琪以上舍魁決科克繼大門爲京口貳車皆有時名有以知公之澤未艾也二孫以鑰游從之厚出公遺文三十卷求序鑰晚進何足以測識前輩所蘊以平日慕用之誠幸託名于不腐敢謹書之公諱彌遜字似

之昆仲六人文字爲一門之盛兄尚書彌大

宋史李彌遜傳訛

作弟彌大弟太史彌正俱負重望筠溪則公自號云

曹忠靖公松隱集序

淳熙改元九月癸丑昭信軍節度使開府儀同三司曹公薨十月壬戌德壽宮遣中使賜以宸翰有曰歷事四朝盡瘁國事從微考北狩至燕被密旨晝伏夜行持御札御衣俾予繼統金人敗盟犯江奮身請行見敵帥力陳禍福敵退渡淮繼令請太后天眷至金主前宣予孝思使彼感動俾予母子如初完顏亮方圖南下令往觀

其意陳前後盟約聲色俱厲亮令以繡褥藉之終始一節夷險不渝今遽告終爲之惻然因疏其行事大概賜其後具見予不忘之懷嗚呼士生斯世苟有一概可以自見皆足以取重于時其歿也苟得名士巨公爲之志亦足以垂不朽惟公之生屢立奇節歿纔浟旬而斯文出于慈極震耀一世先正諸公間得碑銘多屬詞臣爲之若夫親御翰墨大書特書聖作高妙文簡事核未有如此之盛者顧雖刻銘鼎彝無以尙茲史冊登載足以傳無窮矣鑰于公三子俱識于宦游中仲子工部相與

有連事契尤厚公薨十七年矣集公之文俾鑰序之且曰先公早入太學負時名中更險艱晚遂安逸其于六藝百家無一日輟吟而停披也詩文至多略備衆體紹興乾道間出入兩宮奉清燕之間最承寵眷謙謹已甚無毫髮之玷一時筆墨類多出其手易簪之際以藁屬帑曰爾爲我傳之涕泣拜受襲藏至今追念平生大概固已具于高宗之製然文字未有以自表矧家世業儒大父箕頴之文參政上蔡謝公爲之序引行于世自度多病早衰恐負九京之託與子幸同郎省能加一言于

篇首志願畢矣工部近以衡州奏事上記尹京時實在幕府問勞優渥遂畱爲郎庀職未幾他不暇問拳拳獨以遺文爲言誠足以稱其家矣公之詩文其來有原其發不苟慷慨論事有古烈士之氣雍容適意有隱君子之風又未易以一端盡也蓋嘗登冲齋之廬玩雲壑之勝想高致而不及見而又重違工部之請故爲之書公諱勛字功顯諡忠靖累贈太師松隱公晚歲游息之地遂以名其集云

論癡符序

客有以書一編示余曰此赤城李公察院所爲詩文名
曰論癡符公亡矣莫曉其名書之意余曰公于書無不
讀此名殆不苟也海邦貨魚于市者夸詡其美謂之論
魚雖微物亦然字書以爲論街賣也顏黃門之推作家
訓曰吾見世人至無才思自謂清華流布醜拙亦已衆
矣江南號爲論癡符公之意蓋出于此特謙辭耳公諱
庚子長其字也少年筆力絕人始爲長沙尉一時帥守
部使者傾待之皆以牋翰委公從容泛應無不曲當時
余伯父揚州爲漕使公首以長牋進謁有曰衰懷錯落

有秋風鱸膾之思舊學荒涼無春草池塘之夢伯父一
見擊賞延爲賓客不復以寮吏遇之湯公參政時帥湖
南後爲中司遂辟公檢法官遷六察爲郎而歸自此三
數十年間僅一再以麾節出終不得爲文字官以展究
所長識者恨之余碎丹丘始得拜公之門公方買屋近
郊古木交陰庭草錯列若隱士居聚書數萬卷子樓上
閉門不與人通老矣猶沈酣其中里閭罕識其面間與
人接雖微賤必與之抗禮後生有以經史叩請隨卽響
答詩文晚益高時出一篇卽日傳誦哀挽之作尤爲悽

惋真可以泣鬼神也公之子泚因求余序其首余度公所著甚多猶有遺者更搜故藁盡出而行于世以慰其平生筆硯之功則箕裘可以不墜矣陳子高克台人也詩名已久而所傳不多公嘗盡得其遺逸者板行于江右視舊殆過倍徒而子高之詩益顯公亦將以此望子後人乎然讀此編者亦足以知公之所存矣

環溪文集序

道無終窮學無止法自非聖人誰能盡之觀志學以至從心猶有等級如此學者之于斯道隨造詣之淺深用

功之多寡如獵于山漁于海死而後已猶不足以究聖人之蘊奧若環溪者殆深而多者乎余少讀能改齋漫錄等書而知有臨川吳虎臣之名隆興改元同年有二吳曰澥曰鎰皆虎臣之族虎臣名曾嘗分嚴陵之符澥字德深終太學錄鎰字仲權終湖南轉運判官三人者皆博學多識而善屬文晚歲投閒四明里有醴陵宰吳君琮來一見知其佳士與之接從容于杯酒間亦是族也旣別去始得環溪之文一編玩味不置又知醴陵乃其叔子分教澧陽時所刊恨不及面與之商榷旣老

還朝有名大禮者見余自言奉其祖環溪大全集八卷併以江右諸臺請賜諡事聞于朝錢丞相嘗知撫州熟知其名既以遺才爲惜欲于科目之外收巖穴之遺而下之有司久未及報再見泣以請曰大父著書滿家貧不能盡刻先醴陵又齋志以歿藐然孤孫以其言行大略求伸于身後而事有未成幾無以歸告兩世丘壟謂余于吳氏素有事契求一序以傳余曰環溪不待序而傳也篤志好古盡孝事親固已師表鄉閭名聞京師工部尙書何公異稱之云易璇璣明天理自然終歸之人

事幾微之應本制論期黼黻王度若以身周旋從事于禮制樂作之末虎臣云通言簡不及陋侈不及冗事順而意宏辭嚴而理婉仲權吏部云宋文人之文唐詩人之詩而漢經生學士之學也其書通言云者法言中說類也醴陵亦云學通五經尤長于易禮旁通于百家而游藝于文觀此四者可以知其平生矣深于易故三十而著璇璣圖論深于禮故又二年而著周禮本制圖論六官析微論皆傳于世通言最所注意名言善誘實惠後學其曰不爲言之言言立不朽又曰孔孟之書無難

讀之文無難明之字此不易之論也而通言未免于爲
 言間亦有難讀者嗚呼其學早成而進修不自已使天
 假之年且將有不爲言之言而壽止同于韓昌黎爲可
 歎也唐李愿何等人盤谷亦無聞于時徒以序而傳先
 生視愿有餘而環溪之窈而深繚而曲又豈減于盤谷
 所歎于愿者特余之文不足以發之耳江右多秀士大
 禮其別圖之

王文定公內外制序

藏書以經史子集爲四庫尙矣國家中秘之儲士夫家

塾之目莫不由此然惟集部必居十之七八方來未已
 充棟汗牛不厭其多非特玩其辭也蓋尙論古之人史
 傳銘志不若家傳最詳然必見其遺文而後得之文章
 之作出于胸臆讀其文則如親見其人攷其言則如生
 其時不可誣也左丞相魯國王文定公天分素高涵養
 深厚自少時已有場屋聲中外翺翔未始一日去書及
 爲天子代言外制內制詞旨溫淳殆有西漢遺風如春
 之和如玉之粹措意高遠而渾然不見圭角實似其爲
 人一時爭傳誦之其後徧歷七府位極人臣事業之偉

鑰嘗狀其行為詳然傳于不朽要不若遺文之具備公
 之子知筠州樞與諸季編緝西掖北門舊藁為三十卷
 俾鑰序之鑰平時誦公之文恨不能多見薰沐三誦而
 後歎曰曩見禮部侍郎史公彌大言嘗問視草之體于
 魯公公曰蘇長公才氣邁往不可強追軌躅少公沈厚
 爾雅尚庶幾焉鑰于公之文不敢輕為贊揚讀斯文者
 不惟可見乾道淳熙之盛欲知公之詞源當于長公少
 公之間求之

酌古堂文集序

故太府卿王公寔鑰之姑之夫也其亡也鑰為之志銘
 甚詳公之子惟潛在哀其詩文若干卷號酌古堂集會
 國史院下索志銘及奏議等文求序于鑰向固不忍銘
 公而卒銘之此不應辭惟公天資穎悟雖世家四明而
 幼隨父金紫仕西北如京洛故家子弟既冠而孤叔祖
 宗正少卿欲命以官方辭之欲以與其季而自奮于科
 級少卿以公昆弟三人必使之受而以遺澤官其長弟
 又自以一官與季子可以見王氏之義風公之自立者
 已可知矣既而翻然曰學不必爾仕以行其志足矣遂

不復爲舉子業而一意于學忍貧深居窮經閱史手自編輯及見王紫微洋諸公作詩直欲追儷陳簡齋及子高輩一語不苟作名公多畏服之近時以詩鳴如石湖范公見公詩亦自言欲焚其藁未嘗無爲而作文遇論事則明白洞達援據審諦切于世務理之所在無所回撓壓之以萬鈞震之以雷霆不動也如江陰論民兵之終于無益廣西論鹽法之不可輕變其爲宰掾看定四方章奏之類皆如五穀藥石之適于實用若其立論謂翼祖雖已入祧廟而臣子終不當以其諱爲名字及扁

榜六十甲子古人惟以紀日所謂天有十日是也若書歲則當如通鑑之用歲陽字以表德不應自稱其言皆可以爲後法風流醞藉如晉宋間人若不以事物自嬰者至其莅官而克勤小物立節而不媿古人詩文中亦間見之讀者自可得其爲人又不待于費辭自少至老聚書六萬餘卷多自雘校爲之目甚詳名堂以酌古鼎彝古刻分列其下鑰少公十有九歲忘年與進不以輩行自高笑語至通夕無間偶未死不可不爲發其幽光餘已見于志銘者不復載公諱正己字正之潛今承德

清能守先訓尚當勉紹素風以亢王氏之宗云

見一堂集序

赤城鹿公以望郎顯于淳熙間當服官政之年不以病不以故致爲臣而歸天子旣寵褒之朝之名卿大夫學校之士爭爲歌詩以餞其行郡太守侈其事哀以爲見一堂集傳于世將三十年矣其子龍泉大夫又輯一時諸公寄贈若山園留題等益之爲十卷所以顯揚先君子之清風峻節歆動中外蓋其祖帳之盛如二疏歌詩之多如楊巨源而其齒尚強其去尤高雖時移歲久一

覽此編赫赫若前日事真足以廉貪立懦也觀夫大篇短章鏗鏘眩晃極其形容之美寫其慕歎之懷非不欲庶幾公之所立也然而至今未聞有繼之者豈非坡公所謂有其言而無其心有其心而無其決者哉鑰初謁公于堂上實與周子及彭子復同之獲陪杖屨接觴豆于烟霏空翠之表退而賦十三詩以獻其後又嘗銘公之墓故龍泉復以序引爲屬自惟宦情素薄而投閒十年屢更奉祠澳忍戀粟視公不待年而去誠甚不勇然親在爲養尚得自恕也今免喪未死年甫七十真老矣

方將上挂冠之章期于得請是敢落筆而不辭公之本
末具于志銘龍泉亦已繫之卷末茲不復贅

葉菴居士文集序

江都李氏名族也紹興間名之從民者尚多俊茂余生
晚猶及識將作監端民平叔及其子泳皆有詩聲又有
名璜字德劭者平原公之從孫將作之再從弟少負雋
才而頗誕放恥從進士舉里人或譙之則曰我非不欲
試但恐奪爾曹魁爾又嗤笑之乃曰爾曹不信我將試
矣一試果魁維揚後寓四明筆力雄邁人所罕及時初

脫兵火之厄郡縣庠校記文多出其手太守仇公泰然
念周公元舉綱潘公子賤良貴皆一時名公莫不低簪
禮之侍御史王公伯禮伯庠爲教官與之游最厚蓋文
字之友也明多禪刹往來其間或以書來云孟信安欲
招爲壻資送特豐且可得官擲于地曰老大乃復爲此
耶竟不報旣不得志場屋蕭散骯髒以終其身不娶無
子晚從宏智禪師于言下有省益眈內典以其筆耕之
餘買田一頃施于阿育王山使奉嘗我寫照而題其上
至今留水陸堂中遇薦羞則爲設伊蒲其贊有云分明

便是龐居士又卻無人賣單籬不可謂無所得然亦可
哀也已嘗見侍御言德劭病革往候之問向爲文用僧
騰客爲何事曰侯景臺城事也又問平日了達今何所
見曰都無所見但覺神氣消散爾出書一囊乃其遺藁
猶顧而言曰以屬吾子勿竊吾詩文以爲己作平時相
忘方繇懶時戲調尙如此里人戴伯與權雅士也託館
王氏慕其文名從侍御諸子借囊出藁而手編之又多
殘紙斷壞不可盡錄故所存十之二三僅得詩文雜著
幾二百篇釐爲十二卷俾余爲序久未暇及嘗取其白

氏長慶詩譜錄寄吳門使君李諫議旣爲刊于集後又
索其詩文且曰近爲建寧當爲版行余喜其文之將就
泯沒而有傳也爲序其大槩而記之嗚呼世之騷人才
士耽嗜成癖哦詩屬文皆欲有聞于世而因仍埋沒與
草木同腐不得以一語自見由古以來不知其幾德劭
之集藏于侍御之家傳于伯與又因余與諫議而行于
世茲非幸歟若其詩句之工妙文體之高勝出入古今
追配前良不待余言覽者當自知之槩菴其自號云

雪巢詩集序

淳熙五年余自刪定郎贅倅丹丘始識雪巢林君景思
行誼高潔骯髒不與世合環堵蕭瑟忍窮如鐵石一郡
人士稱重之讀其詩恍然自失愈叩愈無窮身雖未達
而以詩聞于諸公間于是遂初允公尚書誠齋楊公待
制俱爲之序此可以不朽矣一日寫數十百篇遺余又
使序之余曰二公已序何待于鑰景思笑不答而請不
已余啞然曰吾知之矣君詩出入古今作者門戶善備
衆體二公極力稱道猶有未及者詩之衆體惟大篇爲
難非積學不可爲而又非積學所能到必其胸中浩浩

包括千載筆力宏放間見層出如淮陰用兵多多益辦
變化舒卷不可端倪而後爲不可及君蓋于此有得者
如羅漢嶺頭羅漢樹楊花飛後無可飛等篇直欲與漢
陂行茅屋爲秋風所破歌相周旋君豈欲余之及此乎
景思捧腹久之曰吾于此非曰能之而願學焉子何以
得余心吾行于世五六年得此于人者蓋寡因相與
劇論詩家事不知更僕之久酒酣欲去遂書以遺之

靜齋迂論序

靜齋李君才翁自號也才翁真靜者也幼歷艱苦與其

兄德翁相與爲命寓柯山嘗試流寓爲魁選故參知政事錢忠肅公聞其賢延致館下今丞相實從之學才翁學有本原又自刻厲文章日高兼備衆體嘗叩錢公以親黨舉削公信其言而許之彼以金爲謝才翁曰乃欲以此污我耶白公不可與公益高之欲授以官力辭曰使有仕進之分則已效于科舉矣強與之又不肯仕爲求祠祿使藉此以試漕臺兩預薦書又不利于春官遂不爲進取計益取經史百家讀之以昌其詩以大放于文錢公秉政亦不略爲身謀從錢氏祖孫終其身如一

日素安貧約粗給卽止家無冠裳通謁止稱長安李某台之人無貴賤老少莫不敬而愛之幾如康節之在洛也郡邑來仕者聞其風多與之交裕務一絲不挂得酒則酣暢自適貫穿今古多識前輩行事清談亶亶聽者忘倦丞相屢出仕必與之偕行有直諫多聞之益以才翁之才不得少施見于世又不幸年六十八而歿善類皆嗟惜之有子曰起丞相視之如子姓撫其家不替于昔一日俾起來見出才翁所著迂論五十餘篇求爲序引鑰舊聞才翁之名贅倅丹丘始交下風觴詠相從欣

然莫逆交情久而采鷺間往來都下飄然如不繫之舟
見之使人意也消嘗以詩贈君歸有云文可演綸詩更
工翛然蟬脫世塵中平生不復遇飄瓦兩腳何妨類轉
蓬彼尙勞心論出處我今無夢計窮通江神閱徧憧憧
者來往無營只此翁才翁得之甚喜回首三十年矣才
翁家長安大父及與橫渠浮休諸公游號滴水先生文
集行于世多入陝西戎幕曉暢邊事腐夫握兵以抗議
不合坐廢歲久賊犯關中年高且病乃以爲舊德知兵
強起以守秦州空城卒死于賊此志士仁人之所痛也

其家避地深入嶠南父又卒于瘴鄉禍患何可堪耶才
翁詩文至多未暇編集迂論則其所學之著見者言議
正大文詞溫淳論治體則欲返本而不求于末論世故
則由相激而成壞謂道之弊極而必反謂聖人無心化
物而化自行其論漢事尤爲詳明旣無科舉之累又不
求賣論以取官直取諸胸中實見而筆之名曰迂論而
實非迂也若言情貴得其真而養心在于明分則有自
其躬行得之非眞靜者能及此耶余旣爲之序又念才
翁之葬未有志銘併書其大槩以授之才翁諱龜朋追

能世其家今爲丹丘人

放麈子集序

秦西巴不忍一麈而與其母孟孫遂以爲子傅是出于一時之仁耳然猶未及放麈之稱至唐陳子昂感遇詩始曰吾聞中山相乃屬放麈翁后山託疾謁告擅去官治以送坡公其詩有云豈不畏簡書放麈誠不忍正用此事然亦一時之不忍耳吾友蔣仲武天資仁厚自號放麈子蓋終身拳拳于此者其爲人不言可知始與之同從國先生仲宏之綱相與最厚余是時讀書于荒園

破屋中家貧僅有書一厨仲武時時相過清談緝書動至終日以是知予益深余老矣回首舊游凋落殆盡仲武之子和中以遺藁求序閱其名曰放麈子集讀之慘然是誠吾亡友之本心也仲武嗜學如嗜芟于書無所不讀于詩無所不記雖字畫任真而手抄之書至不可計其孝友慈祥愛人利物之心旣不得少見于世一寓之詩大篇短章藹然仁義之言溢于編牘若與篇隱帙稗官小說問之如響少工詞賦每屈其儕輩而輒不偶于有司以此窮老而不厭鄉評無不以善人長者稱之

斯人既不可復見撫遺編而歎息余聞人之積德不必活于人而後興以放廢之心推之後其有興者和中自力于學效張橫渠體以絕句發古詩之微咄咄有父風又聞其三孫頎然有立興仲武之門者庶其在茲乎

紙閣詩序

我家業儒舊矣曾叔祖承議才氣尤俊偉不羣妙年決科剛介自守承平時宰畿縣尹以勢臨之不爲動未幾罷歸卒不偶以死時時聞諸父言之恨生晚不及識也叔祖實承議仲子少力學有父風言議英發率傾坐人

視功名若不足以浼焉者事親盡孝道既終喪貲產一不取與妻子郊居自業方其四方之志未衰以一介行李往來江湖間上武昌浮彭蠡歷覽勝地挹秀氣以充胸中之奇晚居龍潭安貧裕如槿籬荆門背山俯溪如世所畫老龐之居客至則清談去則宴坐老圃老農爾汝無間謙恭樂易宗黨鄉曲無不敬而愛之年已八十矣每取伊洛道德之書釋老清淨之說讀之隨意手抄細書著行動盈編帙日不下數千字以訓子弟以勵後進雖書生舉子以爲難且勞者爲之不少勸老成典刑

此尤人之所畏服也鑰官永嘉一日以書來曰我處此二十年簡儉粗足無復緣飾紙閣方可丈餘藏修游息不出于此番易張紫微嘗有此詩吾既與子和之矣今和者益多卷軸益富亦居閒勝事也汝為我序之鑰謝不敏敢取叔祖平日大槩書于卷首使覽者詳焉舊聞荆國文公有和王樂道紙閣詩學易先生劉公斯立亦嘗賡韻始知紫微蓋循諸公之舊非倡也併錄二詩以歸獨恨未見樂道之作耳鑰仲兄頃亦同賦有曰但愛窓間冬日暖不知門外北風涼叔祖擊節歎賞以為正

得我之意抑所存又可知矣

三家詩押韻序

吾家自高祖正議先生以儒學師表鄉曲是生五子曾祖金紫曾叔祖承議俱躡世科助教最幼家傳擅名而遂于小學亦有五子其次子則居士叔祖也字元應記問該洽書經覽輒不忘許叔重說文解字略皆記誦其于六經句讀點法悉有定規如不字本方久切凡書之不字皆點入聲其字皆點平聲惟夜如何其則不點蓋本是以箕字而借為其也嘗曰陸氏釋文最為詳密集

古人之全後之作者如孟子音之類皆所不及讀書者多自苟簡口口相授遇有難字始爲檢閱故謬誤者多我兄弟少時皆讀之自首至尾殆無遺失鑰侍坐最久粗傳緒餘又以授兒曹使不至于甚陋者皆叔祖之訓也教子尤篤五鼓而興燈前坐對同讀一書多至百遍諸叔父經書皆通念如流真可畏服也惜乎父子不偶叔父三人俱下世弟四人字君秉翫驍寡合獨居郊外先廬中疎財處窘踳踳場屋年過六十而氣不衰取歐陽蘇黃三家詩集類以聲韻細字楷法凡四十萬字親

經四寫而後成書以示鑰曰此吾以適晚景者也雖若無補然因此書見前輩用韻之妙雖曰本朝詩律壞于和韻如三公多記善用若天成然不知者必以我爲無所用心而爲此吾子其爲我言之鑰曰唯舊見叔祖手寫春秋左氏傳禮記二書悉以古字今又見叔父之勤如此敢書所聞見以勉後生之偷惰者

求定齋詩餘序

吾宗自高祖正議先生以儒學起家仍三世登科者五人最後伯祖宗子博士元符三年鎖試以來雁塔不書

者至于五紀從兄編修景山始因太學舍選與教授兄少虛同上紹興三十年進士第又三年而後鑰繼之大率羣從中入上庠躡世科登朝行擁州麾皆兄爲之倡兄少有場屋聲一語不苟作遂以詞章聞于時由太學正宗正寺主簿玉牒所檢討官樞密院編修官守江陰以治最聞自九江移武昌以疾奉祠而遂已矣門戶不競可勝歎哉遺文散失未暇會粹平日游戲爲長短句甚多深得唐人風韻其得意處雖雜之花間香奩集中未易辨也其堦黃定之安道偶得殘藁遽錄之版而求

序引嗚呼吾兄抱負不凡志尙高遠居家孝謹臨政明恕讀書博而能精屬文麗而有體長短句特詩之餘又尙多遺者此何足以見兄之所存耶少工賦篇駢儷尤高曾不得一日爲文字官韓退之云乃令吾徒掌帝之制翻閱此篇爲之於邑兄嘗以爲能定未易言故自號曰求定齋云

攻媿集

卷五十二

三何循校

攻媿集卷五十二

